

鬼文化

【英】艾伦·C·詹金斯著
郝 舫 金淑琴 杨卫民译

WUJIAO



五角丛书

· 文学 · 艺术 · 生活 · 体育 · 娱乐 ·

■ 鬼是没有的，有“鬼”的是人类惊人的想象力。然而鬼文化却是世界性民间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它随人类文化发展而发展，又受科学的制约而萎缩。可即使是在科学高度发达的今天，人们有时还会疑惑：这世界究竟有没有鬼？有些什么样的鬼？本书汇集了世界范围内流传最广泛的鬼的传说，包括狂啸鬼、促狭鬼、害人鬼、助人鬼等，并集中介绍鬼文化的来源与背景，提供极其丰富的民间文化知识。



海文化出版社





五角丛书

五角丛书主编：何承伟

执行编辑：戴俊

鬼文化

【英】艾伦·C·詹金斯著

郝舫 金淑琴 杨卫民译

上海文化出版社

责任编辑：徐华龙

封面设计：陆震伟

鬼 文 化

(英)艾伦·C·詹金斯著
郝 舫 金淑琴 杨卫民译

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74 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翔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3.125 字数 57,000

1988 年 12 月第 1 版 198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81,000 册

ISBN 7-80511-235-5/G·66

定价：0.70 元

目 录

1. “哪有不可能的事?”	1
2. 在风中狂啸	5
3. 遥遥北方	14
4. 鬼的国际性	19
5. 动物之灵	25
6. 一位忧郁王后的幽灵	31
7. 尸身直立!	40
8. “吹熄蜡烛,也许它会开口说话的!”	45
9. 恶魔鼓手	56
10. 凶猛的格来姆鬼	63
11. 穿越黑暗的猎手	75
12. 光照鬼影,抑或拍下鬼像?	84
13. 您自己就是仲裁人!	89
译后记	95

“哪有不可能的事？”

我们生活在一个高技术的世界中。人已能漫步于月球之上；空间探测仪则正在驶向火星；超音速“协和式”飞机可在同一天中让其乘客在伦敦吃午餐，并过几小时后又在纽约品尝早点；计算机开始统治着我们的生活；心脏移植已属平常之举。与此同时，具有夷平数千公里外城市威力的潜艇正游弋于大洋深处；而通讯卫星，则把种种威胁连同体育比赛和政治事件从地球的一端传遍另一端的千家万户。

尽管如此，也许你还会问：在现时代中，鬼都干些什么？

我们始终在不懈地探求着宇宙的秘密，在增进着关于自然的知识。而鬼怪却仍在想象力范围之内不减其丝毫魅力。

事实上，我们对自然的秘密了解得越多，我们就越想知道是否有其他世界的存在——不管它是真真切切的，还是鬼里鬼气的，我们发现得越多，就越认识到我们所知甚少。任何事情似乎都可能：如果很远很远的地方存在着另外的世界，那么幽灵世界是否也可能存在？

既然我们能够借助复杂的电子技术通过一个旋

组在空气中调出音乐、戏剧与新闻，那么如有正确的方法、有适当的精神准备并能正确地调准波长，是否就能够听到或看到精灵世界的居民们？

唉，为什么人们相信有鬼呢？为什么我们的祖先对鬼那么深信不疑呢？

当人类对自然还不甚了了的时候，他们总是把每一件稀奇古怪的事情，把饥馑、疾病、火山爆发、海啸等等归罪于看不见摸不着的、对人怀有恶意的精灵。雷声在头上轰鸣、闪电在天空中散布死亡——这些都是神秘的东西。在北极区，当太阳连续地消失达几周之久时，人们相信那是由于某些可恶的家伙把它给弄走了，谁也不知道那些家伙会不会把它给还回来；其他地方的人由于日落西山也产生了类似的迷信。

同时，人类被黑暗弄得神魂颠倒（即使在今天的霓虹灯下，人们也并不觉得很舒畅）。这不仅因为在夜里他就更易受野兽威胁，而且通过其想象力，他觉得黑夜之中充斥着邪恶的精灵鬼怪，而那些精灵鬼怪总是企图伤害他。

同样重要的原因是存在着死亡。动物毫不担忧死亡，它们只是本能地尽量逃避危险，不用整天担心其老态龙钟及终归一死时会发生些什么。而人区别于其他动物极重要特征就是他具有想象力。这使他取得了许多成就——音乐、艺术、文学、科学；但又同样使生活变得愁苦不堪。因为想象力会使他惊异于死亡也害怕死亡；而且他很难接受死亡会那么彻底干净地终结一切，会是比任何夜晚都更加幽深沉寂

的黑暗。

所以他断定存在着另一个当他尘世生活结束后，他便可以进入的鬼的世界。世界上的几种主要宗教如印度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与原始宗教一样都信奉来世。而一旦你虚构出一个来世，你定会将其想象为亡灵云集之地，不管你把那些亡灵称作精灵、幽魂还是鬼。

那些曾被我们想象为时常围绕着我们的是些什么鬼？是“revenants”（即重返之灵，这是一个恰如其分的法文单词，意为从死亡中归来者）吗？很明显，并非每个亡灵都能作为鬼回归阳世，多数死者在其坟墓中平静地躺卧着，否则我们将时时刻刻毛发倒立。那么鬼中是否会包括那些卑劣犯罪的受害者，它们要为自己所受的冤屈寻求着洗雪？或者鬼中会包括那些失恋的女郎（当然也包括男士），她们重返故地哀悼其逝去的爱情？或者鬼中会包含那些即使在朋友聚会结束之后也忍不住要来个恶作剧的促狭家伙？或者还会包括国王、王后、王子和被判处为其背叛行为劳作不已的篡位者？（就像莎士比亚笔下的理查二世所说的那样：“好些地方已成了被废之王的鬼魂出没之地。”）

恐怕鬼不过是我们由于种种原因而幻想的产物，有时，疾病使人行为异常从而看到那些实际并不存在的东西；而有的梦则是那样的栩栩如生，以至可以使你在过后确信你是在现实中经历了那本是梦中才有的景象。

对一个神经质或富于想象的人来说，暮色中一

个稍纵即逝的形影，哪怕只是依稀可辨的树丛，也会幻化为鬼魂或幽灵。也不知那些犯罪者的良知是否会让他们想象出其受害的灵魂来？在文学作品中，比如在莎士比亚的《麦克白斯》中，麦克白斯就曾乞求班戈的鬼魂退出其视线；而在狄更斯的笔下，莫莱的鬼魂曾使斯库格的膝盖骨折。有的地点则往往使我们产生一种不适感，城堡的废墟就好像散布着死亡的气息——虽然那实际仅仅是时间使然的腐味——或不过是紫杉之下静卧着的一块墓地，而在多瘤的紫杉树梢，鸱鸺正发出凄惨的鸣叫。

在这本书中我不打算罗列所有曾被记录在案的或所有曾被认为是出没于城堡、客栈和庄园宅邸的成千上万的鬼类的冗长目录，但我尽量多样化而又有选择地描绘出许多非同寻常的鬼和关于鬼的传说，以说明关于鬼的信条一直总是多么地具有世界性；我也力图说明从前的人们或者虔信质朴无华的宗教的人一向认为鬼的存在是生死攸关的极度严肃的事情，绝非儿戏笑谈，他们相信真有鬼存在，而不屑于理睬那些头顶白被单的促狭之辈。

在风中狂啸

精神世界的“中介服务”或“阳世同仁”常常被丧亲而渴望与亡者相通的人们利用。有的中介无疑是骗人的，而有的则凭着一种能从亡者处传导信息的奇异力量而使一些严肃认真的见证人信服，这里我们就将见到一位古怪的南洋岛民，她就拥有一种奇异力量。

太平洋中的岛屿太多了，从未被人哪怕只是大致地数上一数，从世界第二大岛——新几内亚到小珊瑚环礁，范围有好几公顷，其中一组岛屿即吉尔伯特与艾利斯群岛，绵延广布数千公里之阔，拥有美拉尼西亚和波利尼西亚土著约四万人。在富于浪漫气息的濒海湖之外，游弋徘徊着食人鲨鱼，澎湃的浪涛无休止地拍击着海滩；色彩斑斓的鹦鹉在起伏的棕榈丛中翻飞啼鸣。

大约六十年前，那时这里还是英国的殖民地，亚瑟·格兰博爵士是这儿的总督，他曾写下了一本题为《群岛图像》的关于他的工作经历的著作。在这个如梦似幻的炎热的环境中，生活不可能不是色彩缤

纷和令人兴奋的。

他所遭遇的最稀奇古怪的事件之一就是见到了被称为狂啸鬼的东西，他讲述的故事从其到塔拉瓦^①岛的一次公务视察开始。

吉尔伯特和艾利斯群岛的许多人靠椰子谋生，弄开的白色椰肉被广泛地用来制取素油。在一组特别细小的群岛（即使在那片遥远的区域也算十分微小的群岛）上，商人们已习惯于把椰子卖给日本公司，部分原因是因为后者出价更高，还有部分原因是英国船从不在那些地方定期停靠。

格兰博了解到由于种种原因，日本公司将不再派其定期船只到上述岛屿去。他意识到应该马上通知当地商人，否则，他们将会遭受损失；而那几天几十个岛屿间的无线电联系又中断了，新闻和信息交换只是靠着来往船只。幸好恰依色尔号双桅船有事不得不到塔拉瓦去一趟，格兰博租下了这条船向上述岛屿直奔而去。

第一个停靠点是435公里远的奥罗投。正如其他那些岛屿一样，那儿的入口非常狭小也非常危险，一条小船想进去也是不可能的；要想登陆只好靠独木舟。因而将格兰博和他的行李弄上岸是一件危险不过的事情，每个人都不可能有任何机会交换点新闻或扯上几句闲话。对于将要发生的一切，记住这一点非常重要。仅仅当独木舟掠过巨浪，进入临海湖时，格兰博才与前来迎接他的地方官说了几句

① 塔拉瓦：吉尔伯特群岛的首府。



话。

突然，那地方官说他听说塔拉瓦的塔班尼死了。

塔班尼是个预言家，他以其符咒、爱情药剂和全面的法术而闻名；四面八方的人们全都向他求教；而且，他是英国人的一个伟大的朋友，所以格兰博不可能不知道他的死讯。一两天前，在塔拉瓦举行的节庆中，格兰博还和他一起欢聚一堂。

一个随行官员说了此事，但地方长官并未理会。他说，塔班尼是前天下午死去的，是死于“来自上空的一击”，大概是说被当头一棒打死的。

格兰博略有不快地问那些岛民怎么会得知这件事的，因为这不可能是恰依色尔号带来的；而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又没有另外的船只停留过这里。那地方官没有说出这个消息或谣言是怎么流传开来的，他只是说这不是任何船只所带来的。

在这种情况下，格兰博反驳说那必定只是无聊之至的谣传。此刻那地方官才意识到格兰博对这个传讯的厌烦之意，所以他耸了耸肩说起了其他事情。

格兰博在奥罗投逗留了两天，再没有人提到塔班尼之死了。也许地方官已经警告过他的子民不要再提这事，以免让格兰博烦躁不安。而现在格兰博继续航行来到了离奥罗投160公里之远的南吉尔伯特群岛的最远点——亚罗拉。这里的情况有所不同，他必须多逗留一段时间，所以他打发走了恰依色尔号，并约定一个月之后再来接他。

亚罗拉是“一座四面临海的珊瑚沙与椰林之岛”，经久不已的西风使海浪像一群脱逃的狂怒公牛

敲怒号。这些声音日复一日地猛灌进格兰博的耳朵；又由于岛民们似乎总在躲避着他，他感到非常气愤。他极少到亚罗拉来，所以认识不了几个人，他唯一的朋友是一个与当地女人结了婚的退休警察。一天，他顺道前来格兰博处聊聊。

相互问安之后，那警察边盘腿在地席上坐下，边开口道：“对了，既然塔班尼死了，那么……。”

格兰博又听到这个毫无根据的谣言，真是哭笑不得。“我知道这条谣言是从哪里传来的，”他说，“从奥罗投，你是从我坐来的船上听到这个的。”

“噢，不！”那警察紧盯着他分辨道，“那时候恰依色尔甚至还未到奥罗投，更不用说亚罗拉了。”

“那条船与这件事无关。”警察皱着眉头道，“我是在前一个星期天得知塔班尼的死讯的，是从我老婆的亲戚勒·瓦堤娅那儿知道的，她已经老态龙钟了，但她从来正确无误。”

“这个勒·瓦堤娅是何许人也？”

“一个基督徒，但正由于这个缘故她另外还有个名字。由于谈论像我们刚才谈论的那类事情，她必须被称作瓦堤娅。她说塔班尼在日落之前死了，是死于来自上空的一击。”

“然而这恰恰是奥罗投的地方官所使用的字眼。”格兰博兴高采烈地移动着身体，他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确信那不过是到处传播的瞎话闲言。

“当然。”来客却平静地补充道，“当然字眼是一样的，你当然不能指望信使用不同的语言说话，他们传布到奥罗投的消息与他们传布给勒·瓦堤娅的消

息是完全一样的。”

“这些稀奇古怪的信使都是谁？”格兰博表示怀疑地咕哝道。

“他们被称作‘塔力·堪力摩玛依’。”警察解释道，眼中流露出一种蒙蒙眈眈的神情，“意思是狂啸鬼，他们是去世的亲属们的鬼魂，他们不是那些逝去已久者，而是新近去世的那些人。”

“他们住在哪儿呢？他们又怎样活动呢？”

“他们是无形的，但他们生活在空气中，他们上下腾飞，前后游走，从一个岛子到另一个岛子，腾飞在椰林的上空，他们看得见、听得见、了解得到正在发生的每一件事，他们不会错过任何事情，当他们得知某个重要事件，他们就降低高度把消息通告给人们。”

“任何人都能明白他们所说的事情吗？”格兰博询问道。

“不，不，”警察摇着头说，“只有很少几个人能听懂狂啸鬼的话，因为他们用啸声说话。但是瓦堤娅有特殊的方法；更重要的是，她可以在任何时候召唤她的特殊狂啸鬼下落并与之交谈！”

“瓦堤娅可以让她的狂啸鬼回答几个我提出的问题吗？”格兰博想到警察将会被吓唬住，不由得暗暗发笑。

但是一点也没有吓住他！

“当然！”警察答道，“你真的想让我去问瓦堤娅？”

格兰博苦笑着自忖，倒是自己被吓唬住了。次

日晚上，那警察来告诉他说瓦堤娅欢迎他去她家。

警察领着格兰博穿过灌木丛向雷鸣般轰然作响的浪涛和在风中摇曳的棕榈林走去。终于，在微弱的月光之下，格兰博辨认出了一间简陋的茅草屋。

“那就是勒·瓦堤娅住的地方，”警察心神不定地嘟囔道，“你必须自己去那儿。”

格兰博还没来得及说话，警察就转身消失在黑夜之中了。格兰博踌躇了好一会儿，这里的气氛太吓人了。然后，在那小茅草屋的微弱灯光的指引下他走近那里并询问是否可以进去。

没有人回答他，似乎是一片令人气馁的气氛笼罩着他。但过了一会儿，在放于地上的防风灯的光线中他辨认出有一只爪子似的手招呼他进去，他只好弯腰曲背地进去。那只不耐烦的手示意他坐下。在摇曳不定的灯光中，他见到了一张长发斜披的、野性十足的、面具似的脸孔，那上面布满了皱纹，以至于没有地方再布下一条另外的皱纹，这个老妇人无牙的嘴中含着一支烟斗，散发出一阵阵难闻的气息。

由于附近海滩上浪涛的轰鸣声，格兰博听不清楚勒·瓦堤娅在说些什么，他仅仅能看见她的嘴巴怪模怪样地抽动着。

“她从嘴里拔掉烟斗，”他后来写道，“冲着我的脸狂叫，‘塔班尼死了！死了！死了！’就只叫这个，我还没有从这个震惊中恢复过来，狂啸就开始了。”

现在四面八方都是狂啸鬼，在他的背后，在屋顶上狂啸着，叽叽喳喳着向他袭来；他惊恐地跳起身

来，头碰在了屋顶上，这使那个老巫婆高兴得咯咯笑了起来。但格兰博毫不在意，他全神贯注在确定那些梦幻般狂啸鬼在什么位置上；那些声音从各个地方窜进他的耳朵，“就像一大群无形的鸟儿在屋顶的阴影下不停地叽叽喳喳。”

是不是勒·瓦提娅的同谋在外面跟他开着玩笑呢？他急闯出门并躲到了小屋背后，但什么也没有，这时月光已经非常明亮，没有人可能躲藏起来。

当他回到小屋中时，他异常地渴望能够找出那些神秘声音发自何处。他趴在地上去观察那老妇人的脸以便弄清楚是不是她在发出那些声音。但他发现，那老婆子牙关紧闭时，那些声音依然鸣响不已；在她对他尖叫时，那些声音仍未中断。她对他喊道：“祖宗”在等待，等着他提问题。

“什么时候日本船才回亚罗拉来？”他嚷道，声音盖过了海浪的轰鸣，“这就是我的问题。”

她首先反驳格兰博——她把他称作麻糖人——她说说过日本人将不会回来了。“也许我说错了，”他躲躲闪闪地承认，施放着诱饵。“告诉我，祖宗都说些什么。”

她转动她那丑陋不堪的脸朝向草屋顶狂嚷着说出了他的问题，就像货真价实的当街叫骂一样，狂啸声与叽喳声嘎然而止，纵然恶浪与狂风仍在喧嚷不已，小屋中还是安宁了一会儿。

突然，那妖里妖气的狂啸声、叽喳声又再度响起，那老婆子竖起耳朵仔细地听着，然后把她那邪恶的目光转向格兰博说：“祖先说了，在今晚往后的第

二十三天，日本船将会回来。”格兰博松了一口气，蹒跚着离开了那个怪异得令人窒息的鬼地方，重新呼吸着充溢着热带气息和浓烈海味的自由空气，脸上露出了一些讥嘲的笑容。但他仍搞不明白勒·瓦堤娅是怎么在玩她的口技的——她能一边急促不清地说话，一边又发出那些怪诞的声音——还能紧闭着嘴发出那些可怕的鸟鸣般的叽叽喳喳声。他继续思考着这一切，想到这正是试图让他信服的手段，而当她预言着日本船将在第二十三天回来时，她是中了他的计。他故意说日本船不再回来的说法，也许是错的，是为了引她上钩。

然而他所做的一切于事无补。他后来发现塔班尼的确已经死去。的确死于那老婆子所说的时间，的确是死于“来自上空的一击”，是死于当头一棒，是死于任何人都无法传递这个消息到奥罗投或者亚罗拉的那段时间。至于日本船，也的确回来了，实在是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它是来拖走它留下的两只驳船的；它回来的时间不恰好是祖宗所预言的，它不是在第二十三天而是在第二十二天回来的，因为遇上顺风，所以节约了一点时间。

狂啸鬼的的确确证明了自己是传布消息的专门信使。